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丛书



哲学、宗教与文化



翟志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丛书



哲学、宗教与文化



翟志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宗教与文化 / 翟志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61-3183-1

I. ①哲… II. ①翟… III. ①阿奎那, T. (1225 ~ 1274) - 宗教哲学 - 研究②文化史 - 对比研究 - 上海市、北京市 - 近代 IV. ①B503.21②K295.1
③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4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哲学与宗教

阿奎那:其人其事	(5)
走进神学中的理性	(12)
阿奎那理性神学基本特征论析	(23)
论阿奎那理性神学基本方法的认识论意义	(35)
阿奎那存在论证的理性立场与神学内涵	(54)
论阿奎那自然神学的理性诉求及其近代反动	(67)
自然(理性)神学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	(77)
阿奎那与克尔凯郭尔认知方式的比较研究	(90)
阿奎那立场:应对知识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古典表达 形式	(102)
阿奎那的信念理性化建构与普兰丁格的知识合理性 扩展	(119)
从阿奎那到普兰丁格:信念知识合理性问题的历史 解答	(129)
缪勒宗教起源的“无限观念”论析	(152)
走出宗教起源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168)

学说意识与理论建构	(185)
智者之说漫议	(194)

第二部分 文化双城记与文明观的讨论

中国近代社会与城市化	(203)
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以上海为例	(231)
批判与思考:上海与北京的比较	(290)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文化文明观评介	(319)

第一部分

哲学与宗教

阿奎那：其人其事

在西方哲学史上，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属于那种人们大多知其名而对其思想敬而远之的哲学家。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晦涩艰深，而是在于其所论述的问题、特别是所处的时代与当今所具有的那种距离。毕竟从近代启蒙主义的立场上看，西方中世纪是一个提起来都会令人齿冷的时代：信仰至上、异端迫害、十字军东征和理性卑微……。那是一个基督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而宗教在中国人的文化境遇中，多少是一种较为疏离的事物。因而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中世纪是与野蛮黑暗联系在一起的：它根本不可能产生令人振奋的思想。即使有，起码也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是，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逐步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那不仅在于，在当代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国家关系上，传统宗教正扮演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而且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也逐步认识到，近现代的经济、文化乃至思想，都可在基督宗教传统中，

包括在中世纪，找到它得以复兴的根源。^①即使是随着启蒙运动而兴起的近代哲学和理性原则，都多少是继承了中世纪的遗产并以它为中介而发展起来的。而且从时间上考虑，中世纪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保守的估计（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因而对于任何一部西方思想史或哲学史来说，忽视它或过低地估计它，都是不完全的和不够客观的。

中世纪正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今人的视野。而对一个时代的关注就是对这个时代思想大师的关注。中世纪则始终是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托马斯·阿奎那。虽说就个人生活来说，阿奎那的一生没有多少传奇经历；然而正是在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阿奎那创造了许多惊人的业绩，成为中世纪最富有成就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

其人。托马斯·阿奎那于1225年（一说1224年底）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中。在他大约5岁的时候，就被送往其家乡附近的卡西诺修道院接受教育。这样的教育安排，虽说就其家庭来说有着自身的考虑，但这种长达八九年（大约从1230年到1239年）的早期教会学校教育，无疑对阿奎那以后的个人生活和职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阿奎那之所以于1239年中断他在卡西诺修道院的学习，则是由于社会动荡这样的外部原因。但他随之就来到了那不勒斯、巴黎和科隆等地，继续他的学习和研究。大约从50年代中期开始，阿奎那作为教师，首先以神学学士、然后以神学硕士的身份，相继在巴黎、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的大学和神学研究机构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① 参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直至去世。

阿奎那虽然生性木讷，但意志却极为坚定。在1244年大约19岁的时候，阿奎那决定加入多明我修会，力图过着一种托钵僧式的简单清贫的生活。这对于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来说，多少是有点惊世骇俗的。而且这种生活道路也违背了其家庭的意愿——即使不得不成为一个修道士，起码也要成为一个像富裕的卡西诺修道院院长那样的人。因而他的兄弟们在他前往巴黎的途中诱拐了他，并采取众多措施——诸如监禁、劝阻，甚至包括用一个妓女这样的世俗欲望来诱惑他，试图使他屈服。然而这种长达一年的软硬兼施，却始终无法使阿奎那回心转意。^①

在摆脱家庭的障碍之后，阿奎那就以多明我会修士的身份专心地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事事顺心。在学习期间，他曾遭遇到了来自于他的同学们的另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源于他的智力，而是因为他的性格。由于他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过分沉默寡言，加之人高马大，而被同学们冠之以“西西里哑牛”的绰号。这一绰号对他来说多少有点不恭。但是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却充满信心，认为这只“哑牛”将来必定会吼叫，且吼声将震撼世界。后来的事实充分验证了其师的这一预言：阿奎那写下了至今仍然影响不衰的大量著作。然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阿奎那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某种神秘的体验，他再次变得沉默起来，并认为自己“所写的所有内容与神的启示相比就像稻草一样一钱不值”，并在这样的沉默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阿奎那死于1274年前往法国里昂的途中）。

^① 参见 Hans Kung: *Great Christian Thinker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 102.

虽说相对于另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丰富多彩的一生，阿奎那的生活显得过分的呆板，但他的思想却极为丰富，广泛地涉及了艺术、哲学、科学、神学和《圣经》等众多方面。从而对其思想特征的归类，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从其生活和职业上来说，他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一位大学和神学研究院的教师，一位拥有大量著作的作家。而从其研究和论述的问题上看，他则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神学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说阿奎那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仅在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评论，而且还在于他把众多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在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阐述中。如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中的哲学内容，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来划分编排的。^①

当然也有学者仅仅把阿奎那看作是一位神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们认为阿奎那是作为一位神学家来思考问题的，他的哲学仅仅是其神学的一部分，因其与神学密不可分而缺乏独立的价值。例如中世纪学者 A. Maurer 就认为，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一切都是神学的……，它所包含的哲学和其他世俗科学之水已转化成为神学之酒”。^② 因此之故，当代著名的中世纪专家 E. 吉尔松就把阿奎那视之为是一位纯粹的神学家。更有甚者，一些学者鉴于他表述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所论述的哲学问题都迥异于近现代哲学的趣味，而对他的哲学采取了彻底否定的

^① 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8—369 页。

^② 转引自 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1。

态度，断言他的思想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①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位神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阿奎那都是当之无愧的。正如 B. Davies 所指出的，阿奎那具有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一切品德。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学者，把其一生都献给了教学和写作；他充满了无穷的好奇心和探究的冲动，即使在有关上帝的问题上，也总是问“为什么”和“是什么”，众多的“问题”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并试图从理性上给予尽可能的回答；他具有一个开放的思想，认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但并不是无原则地盲从，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事实相冲突的地方，他宁可相信后者。^②当然，阿奎那还具有一种勇于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在 13 世纪承担起了消除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威胁并把它融合进中世纪思想传统之中的任务。

其事。阿奎那的成就和贡献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体现出来的。他所写的著作在数量上是极为庞大的，大约有 40 多种、800 万字以上。相对于他短暂的一生来说（去世时不到 50 岁），这一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他的著作既有专门性的论著，也有对哲学和神学文献的注释与评论，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有哲学、神学、艺术和科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部大全——《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系统化地阐述了他的神学和哲学思想。

在阿奎那的这些论著中，哲学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构成了阿奎那庞大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

^① 参见 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p. 19.

^② 参见 B.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chpt. 1, I: "Aquinas's Character".

容。阿奎那不仅肯定了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认为哲学具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哲学家可以按照自然赋予的理性探索真理，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无疑是有开创意义的；而且还就哲学的不同领域，诸如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哲学逻辑学、宗教哲学等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对中世纪哲学、乃至近现代哲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阿奎那的哲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不可能有阿奎那的哲学。阿奎那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值得效法的哲学家，因而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他的几乎每一篇重要的著作都进行了评述与注释。这些评述和注释不仅构成了阿奎那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成为他对其他问题——包括神学问题——论述的基础和前提。然而，阿奎那并不想简单地复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是试图转变它，使之成为他所面临的新的问题的思维起点和表达手段。阿奎那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新系统表述神学的问题，而阿奎那又不想完全照搬传统教理（或启示）神学的做法，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大规模复兴、教育和学术中心正从修道院向大学转变而使得传统神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因而，亚里士多德哲学所推崇的理性和经验事实，就在阿奎那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成为他认识和表述神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毕竟，阿奎那的理性主义并不像、也不可能像后来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那么彻底。他是在坚持启示真理至上的基础上为哲学和理性张目的。正如他在《神学大全》中所说的，神学是一门更准确、具有更高价值的学说，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其他学科则是次一级的学科。阿奎那只是觉得，在信仰问题上仅仅

唯一地依靠传统的权威——如《圣经》——是不够的，它的正当性还必须在哲学中得到说明。因为他认为，理性和哲学不同于信仰和神学，有着它自身的权利和研究领域。通过人类理性获得的知识，具有不同于神学的独立的价值。正如汉斯·昆所说，在阿奎那那里，“人类理性被赋予了一个宽广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理性能够在知识上独立地活动”，即使在有关神学的问题上，诸如“上帝的存在和特征，上帝作为创造者的活动和上帝的天命，不朽灵魂的存在和众多伦理学上的见识，都是人类能够认识的自然真理，确实是为理性单独阐明的，没有启示的作用”。^① 这在中世纪那样的背景下，可说是一种较为开放的理性主义。

因而，理性在阿奎那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并成为他的新的尝试的基础：试图在理性的维度上实现“整个神学的解放性转换——朝向被造物的和经验主义的转换；朝向理性分析的转换；朝向科学探究的转换”。^② 从其结果上看，这种尝试所带来的转变是巨大的，A. C. Pegis 把它称为是一种“时代的象征”：“当我们从 12 世纪的圣伯尔拿（St. Bernard）来到 13 世纪的圣托马斯，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实在的世界，遇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状态的理性……13 世纪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基督教理性寻求发现和追踪从人到上帝的方式”。^③ 保罗·蒂利希把这种追踪上帝的方式称之为是宗教哲学的第二种方式——“宇宙论方式”，而第一种方式则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本体论方式”——到 13 世纪为止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神学体系。正是阿

^① Hans Kung: *Great Christian Thinkers*, p. 110.

^② *Ibid.*, p. 109.

^③ 见 A. C. Pegis, *Introduction to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 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 页。

奎那在理性基础上把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类型引入到了基督教哲学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神学的综合体系，从而“摧毁了本体论方法的基础以及和它一道直接的宗教确定性。他用宗教哲学的第二种类型取代了第一种类型”。^①

由此可见，阿奎那在基督教哲学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奥古斯丁主义的新的体系，其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充分接纳，对自然和理性价值的重新评估，都赋予了他的思想以一种独特的价值。汉斯·昆因而把他的神学称为“理性的大学神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体系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从近现代的立场上看，他的理性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在最终的意义上从属于信仰。即使说他的哲学以神学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就像以往的哲学以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天文学等为研究对象那样，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哲学的正当性和独立意义，但他的哲学并不像那些以其他学科为对象的哲学那样是彻底开放的，他的哲学论证——如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是以已“存在”的上帝为前提条件的，因而使得他的哲学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而仅仅是去“验证”已有的结论。而他对古代哲学的过分依赖，从历史发展的立场上看，也不能说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再者，就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除了哲学之外，在神学上是没有什么新意的——正如汉斯·昆所说，阿奎那在神学的基本问题上仍然局限于奥古斯丁主义。

虽然阿奎那创造一个哲学和神学兼容的庞大体系的尝试，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但与此同时，正是这种理性和信仰的交织，而使他遭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神学内外不同学者的非议。在

^① 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基督教内部，一些虔信主义神学家，对阿奎那在信仰问题上对理性的诉求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如马丁·路德就把它斥之为是一种“理性娼妓”，坚持福音的原则是“反对一切理性的”；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客观理性根本不可能是信仰得以产生的条件，启示真理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理性上的荒谬”和“历史上的或然”，唯有激情和亲身体验，而不是理性，才是信仰的基础和保证。而一些来自基督教之外的哲学家，如康德，则把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称之为是一种理性的“幻想”，因为在他看来，当人们用适用于现象界的知性范畴去论证“上帝”这类超验的“自在之物”时，理性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之中——根本无法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罗素则更为彻底，干脆否认阿奎那的思想中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

然而不论怎么说，阿奎那的哲学—神学体系表明了一种尝试，一方面希望在终极的意义上为哲学和理性确立一种思考原则，另一方面试图表明在理性的维度上神学可以走多远。这不论对神学还是对哲学来说，都是富有挑战性的。

走进神学中的理性

——论阿奎那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托马斯·阿奎那（1224/5—1274）作为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其思想虽然从它产生之日起一直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对他的重新认识在不同时代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了现代，正如约翰·英格利斯在《阿奎那》一书中所说，“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将阿奎那的思想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这种工作持续揭开了阿奎那著作中那些崭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面。”^①

本文在概述阿奎那哲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就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

虽然从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引起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产生了大量的有关阿奎那哲学、神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但是如何认识

^① 约翰·英格利斯：《阿奎那》，刘中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